

编号：

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

一九三四年六月——一九三四年九月

中 央 档 案 馆
辽 宁 省 档 案 馆
吉 林 省 档 案 馆
黑 龙 江 省 档 案 馆

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

一九三四年六月 — 一九三四年九月

中 央 档 案 馆
辽 宁 省 档 案 馆
吉 林 省 档 案 馆
黑 龙 江 省 档 案 馆

一九八九年九月

《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编委：

盛彦 孙景悦 潘景隆 潘合定
马淑德 王新革 程兆申 安德喜

顾问：赵朴 王景 温永录 周兴

主编：盛彦

副主编：孙景悦 潘景隆 潘合定

责任编辑：王春

编辑：艾鲁林 戴丽艳 傅杰

审稿：盛彦

编出时间：1989年8月

印刷单位：哈尔滨呼兰印刷厂

印数：2 000册

编辑说明

一、为了满足党史、革命史和现代史研究工作的需要，我们编辑这部文集，作馆存本，供内部使用。

二、本文集编入的是中央档案馆所保存的东北地区各级党组织及其领导下的革命群众团体和军队在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时期的历史档案资料，均按原件刊印。

三、编入本文集的档案资料，均保持其历史面貌，编者仅对十分明显的别字、重字、掉字、颠倒字作了若干订正：对明显的错字、漏字，将其正字改加于后，并加〔 〕以示区别；字迹模糊、无法辨认的字，以×代替；原件上的缺损字，以□代替；个别需要说明的，另加注释。

四、凡由编者加拟或改过的标题、副题，均加·号标明；但对原文标题中的机关不确切的简称进行修改者（如“省委”改为“中共满洲省委”）不再加注。

五、本文集以党的组织机构为基础，分级编排（群团的文件排在同级党的文件之后，军队的文件单独编排）。在同一组织机构内，按时间顺序排列。

六、由于缺乏经验，文集在编辑和考证方面都难免有缺点和错误，尚希识者指正。

中共满洲省委关于开除 胡世述、戴平望党籍的决议

(一九三四年六月二十日)

中共满洲省委

(一) 胡世述(又名李三)，浙江人。曾于1933年下江领导反日游击队。他去下江不久，正在反日游击队及广大民众与日本军队作战的战争中。他表露着怕、动摇、逃跑省委。他逃跑省委后，省委再三和他讨论问题，经过多次说服工作，最后，他同意党籍去下江。不料他口头上同意去下江，实际上叛变党籍自逃。这完全表现出他对于满洲革命胜利抱着悲观失望，是布尔塞维克队伍里的一个路兵，是站在党的一个阶级(异己分子)，特决定开除其党籍，并通知中央，勿使之再混入组织。

(二) 戴平望(又名老李)，广东人，是一个反动知识分子。他在满洲工作中，时而兴奋，时而悲观与动摇，二月间曾与戴李李天理等在上海

目 录

中共满洲省委

中共满洲省委关于开除胡世述、戴平望党籍
的决议

(一九三四年六月二十日) (1)

中共满洲省委关于坚决执行中央及省委的正
确路线给珠河县委及游击队全体同志
的信

(一九三四年六月三十日) (3)

中共满洲省委关于开展游击区域职工工作致
游击区党部信

(一九三四年六月) (27)

中共满洲省委关于取消吉东局的决定

(一九三四年六月) (35)

中共满洲省委关于组织和领导反日反满的武
装暴动，巩固扩大赤色游击区等问题给
密山县委及勃利区委的信，

(一九三四年七月六日) (37)

中共满洲省委关于开展两条战线斗争、巩固

扩大游击队，组织反日反满的群众斗争
等问题给宁安县委的信

(一九三四年七月十日) (51)

中共满洲省委关于“八一”反帝战争日工作
决议

(一九三四年七月十四日) (59)

中共满洲省委关于“八一”反帝战争日宣言

(一九三四年七月十五日) (69)

中共满洲省委给海伦特支的指示信

(一九三四年七月十八日) (75)

中共满洲省委关于水灾工作决议

(一九三四年七月十九日) (85)

中共满洲省委关于水灾宣言

(一九三四年七月二十二日) (93)

中共满洲省委关于解散汤原中心县委的决议

(一九三四年七月二十五日) (99)

中共满洲省委给下江反日游击队政治委员及
全体同志信

——关于过去存在的机会主义错误和目前反日游击队
的任务

(一九三四年八月四日) (103)

中共满洲省委关于“八二九”及“九一八”

纪念决议

(一九三四年八月十二日) (117)

中共满洲省委关于当前的工作任务给汤原县委的指示信

(一九三四年八月十五日) (129)

中共满洲省委宣传部关于“八二九”与“九·一八”的宣传要点

(一九三四年八月十五日) (139)

中共满洲省委给海伦特支的指示信

——关于过去工作中机会主义错误及当前具体工作任务

(一九三四年八月十六日) (157)

中共满洲省委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进攻苏联与执行武装拥护苏联的任务给全党同志的信

(一九三四年八月二十七日) (165)

中共满洲省委关于军队工作和党的组织工作给宁安县委指示信

(一九三四年九月十二日) (181)

中共满洲省委关于“九一八”三周年纪念宣言

(一九三四年九月十八日) (195)

中共满洲省委关于在义勇军工作中的策略问

题和游击运动中的具体任务给珠河县委
及游击队信

(一九三四年九月二十三日) (203)

群 众 团 体

满洲总工会筹备处成立宣言

(一九三四年八月一日) (221)

满洲总工会筹备处为“八一”纪念节告全满洲
工人及劳苦群众书

(一九三四年八月一日) (225)

团满洲临时省委“八一”至国际青年节工作
计划

(一九三四年七月二十七日) (229)

团满洲临时省委关于反日工作给宁安团县委
的指示信

(一九三四年九月三日) (231)

团满洲临时省委关于反日反“满”斗争问题
给穆稜团的指示信

(一九三四年九月五日) (243)

附 录

农民委员会与民众政府

(一九三四年六月) (251)

满洲省代表张及团特派员关于珠河游击队改编情况的报告

(一九三四年七月十日) (273)

中共满洲省委××南线巡视报告

——关于中东路工斗争纲领及长支、窑门、三岔河等状况

(一九三四年七月十二日) (285)

李发关于党的组织被破坏片断报告

(一九三四年七月十五日) (311)

在反日义勇军中怎样进行工作？

(一九三四年八月五日) (313)

怎样训练干部

(一九三四年八月六日) (347)

秘密工作常识

(一九三四年九月十日) (369)

《人民革命报》副刊之一

——关于庆祝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战斗的胜利
及部分部队战绩与总结的报导

(一九三四年九月十五日) (383)

中共满洲省委关于开除 胡世述、戴平望党籍的决议

(一九三四年六月二十日)

(一) 胡世述(又名老纪)，浙江人。当1933年下江一带蓬勃发展反日游击战争时，派他去下江领导，他去下江不久，正在反日游击队伍及广大民众与日本军队作战的战争中，他表现害怕、动摇、跑回省委。他跑回省委后，省委再三和他讨论问题，经过多次说服工作，最后，他同意党再去下江。不料他口头上同意去下江，实际上欺骗党私自逃跑。这完全表现出他对于满洲革命胜利抱着悲观失望，是布尔塞维克队伍里的一个逃兵，是藏在党的内的一个阶级〔异己〕分子，特决定开除其党籍，并通知中央，勿使之再混入组织。

(二) 戴平望(又名老李)，广东人，是一个浪漫知识分子，他在满总工作中，时而兴奋，时而极端消极怠工，二月间满总派他去奉天巡视工会工

作，他不但不到奉天完成给他的任务，反而骗去奉天工会的工作费，私自逃跑。奉天工会工作的关系本在他一人手中，也不交代〔待〕，使满洲与奉天工会失去联系。这充分表现出他对满洲革命的胜利没有信心，对于革命事业没有责任心，是混在党内及工会内的一个骗子，特决定开除其党籍，并通知中央转告全党，勿让他再混入党内。

中共满洲省委关于坚决执行 中央及省委的正确路线给珠河 县委及游击队全体同志的信

(一九三四年六月三十日)

亲爱的珠河县委及游击队全体同志们：

根据你们及××同志的报告，省委给你们这一封信，希望你们以布尔什维克的战斗精神来执行这一指示。

(一) 首先，省委必须指出，你们在这一时期获得了许多成绩，如扩大了珠河、宾县一带反日游击战争，创造了一大块游击区，相当的扩大了游击队。在地方工作上，扩大了反日会及农民武装自卫队等等。这些成绩的获得，是由于一部份干部及下层同志积极斗争及广大群众反日反满情绪高涨的结果。但是整个党没有起应有的领导作用，并没有执行中央及省委的正确路线，你们工作中许多严重错

误，阻碍了你们应该获得的更多成绩，你们绝对不能因上述成绩减轻你们错误的严重性，主要错误表现如下：

第一，以可耻的上层勾结，代替下层统一战线——在各义勇军部队中没有任何下层群众工作（如反日会，士兵代表会、党团秘密支部等）。联合军指挥部，及与义勇军领袖的会议，完全是上层勾结，打宾县，攻九××，没有他们订立作战的协定，这是十足的上层勾结，与中央和省委的路线完全相反。

第二，放弃反对反革命派别斗争，中央指示我们，国民党及反革命派别，在反日战争中的影响及局部领导，是满洲反日游击战争，走向失败的主要危险。在珠河、宾县一带许多义勇军部队中有国民党及各种反革命派别的活动，（如白龙队发宣言拥护青天白日的旗帜，西双城队，国民党委为军长，×江南队受孔宪荣的委任状，×江南、西双城，打起东启会的大旗帜等等），延吉红枪会提出反对日本拥护皇帝的口号，地主豪绅马道长，孙子家长打起东启大会旗帜，东启大会显然是反革命的一种组织，四海队冒游击队名义绑架，九江队公开在群众

中污蔑游击队，这是反革命活动的另一种方式，这些事实说明国民党及一切反革命派别的活动，非常厉害。但是党及游击队在广大群众中，没有作任何的宣传鼓动工作，揭穿这一切反革命派别的阴谋和欺骗，放弃反对这一切反革命派别活动的无情斗争，和公开批评，这必然会障碍着孤立反革命派别，夺取其影响下的群众到我们的领导之下来。

第三，关门主义非常浓厚——经常有几十人跟在队伍数日，要求入队而被拒绝，队伍几乎每天数人以至十数人下队，请假归队的不要，这是关门主义极严重的错误。队伍每到一地，群众热烈要求组织反日会，而你们只以派组织员来敷衍之。地方武装组织热烈要求上前线而被拒绝，最好的反日义勇军（如黄炮等）愿与我们经常联合作战，而你们采取分离和疏远的策略。在一切义勇军中，甚至与我们关系最好的义勇军中（如黄炮、铁军等）没有组织群众性的反日会、在反日游击队中，党的组织仍是狭小到不能允许的程度。

在地方工作中，党同样执行严重的关门主义，反日会只准一家一个，妇女不加入反日会，在道北游击区没有一个党的支部组织，这不仅是关门主

义，而且简直不要党的组织，党的组织在这样群众革命高涨之下，不仅没有发展反而削弱了。但是成群的工人、雇、贫农游击战士及义勇军的下层士兵，热烈的盼望入党而达不到目的，这是在珠河党工作中的耻辱。

第四，执行可耻的地主、富农路线与不抢不夺——在我们武装威迫出来几处的大排，仍保持其独立系统，与地主豪绅的领导，以致宾县大排的投降，可耻的委托黑龙江大排队长为后方游击队队长及组织农民自卫队，以致放走应当逮捕的走狗。攻入宾县七区时，甚至不敢提出借用地主〔放〕到林祥家中的十余支枪，对于这样的地主不好意思，就是对反日的不坚决，更不敢向他征收反日特捐，在黑龙宫及占领五区小街时，完全以不抢不夺的右倾机会主义的办法，来代替没收走狗卖国贼的财产，及征收地主豪绅的反日特捐。对于宾县一家有七十余匹马的地主，甚至不敢提出向他们捐一匹或借一匹〔马〕，在游击区有很多土地是属于哈尔滨警察厅厅长金荣桂所有，有很多地主从游击区逃跑出来，土地仍留在那里，党及游击队不发动群众来没收去分配，而且投降富农同志与富农有利的谁种土地及